

曾忠襄公書札

曾忠襄公書札

卷之十九目錄

復李中堂

復李中堂

復李中堂

復李中堂

致李中堂

復岑彥帥

致裕壽帥

復程從周

致衛靜帥

復吳子健

復衛靜帥

復劉省帥

致衛靜帥

復李菊圃

致裕壽帥

復張樵野

致吳健帥

復裴樾帥

復潘偉帥

復陳程初

復彭鐵嶠

致陳舫仙

復郭筠仙

復劉毅帥

致劉毅帥

致岑彥帥

復孫穀庭

復劉毅帥

復李玉階中丞

致譚文帥

致劉毅帥

復陳程初

復潘偉帥

復譚文帥

致劉毅帥

復章鼎臣

復李中堂

復游匯東

曾忠襄公書札卷十九

復李中堂

奉二月八日賜諭知正月二十四二十八兩函均登籤掌貴部  
月餉萬金靜帥仍執前派之數其意自係爲眾擎易舉起見晚  
固未便強使上從台端所派之數而甯藩司一奉靜帥續札亦  
遂改認千金舍重就輕人情之常晚亦未便強之也惟數過細  
碎誠如明諭至於分飭按期湊解足數卽未奉提耳之命詎敢  
忘之謹當隨時代催不令少有鬆勁也鎮海自上月二十五以  
後尚無戰事前得健飛軍門信知因連日大霧而然日昨復得  
健飛電信該酋仍不時開礮遙轟我軍是其耽耽之心未嘗一

日忘也若天氣清明事機正未可料承示宣光滇軍又皆潰退北圻全境將非我有而轉瞬炎瘴盛行法人將移戍越之師分擾內地此實意中必至之事而彭雪帥來信該酋在越欽交界之芒街修築礮臺聲言由龍門登岸入廣西以斷助越各軍後路云係教黨土匪暗中勾引該酋乃能冒此險著粵中邊防文武地方官方在紛紛乞援雪帥力疾部署之似此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各處均有防不勝防之勢萬一情見勢屈後悔何及不特此也粵東教黨土匪已有乘機蠢動之勢漕糧浮寄上海亦斷非久計日前沙船水手已有赴會館滋鬧之事嗣經廳縣婉轉勸諭乃獲解散外間傳聞謂已將糧道行館折毀幸無其事

第爲日太久必有口角默計時局臥難安枕 內意幸已漸轉  
此誠 社稷之靈 國家之福第前接十三日電示中有成否  
難必一語或機事宜密不欲遽露端倪歟竊計當今斡旋之任  
非公無能肩之者事棘矣幸不惜爲天下蒼生造此無量之福  
趁此臺灣鎮口兩處兵事尙無挫衄之時復新得諒山克復法  
將受傷之信順風轉舵峻坂走丸在彼族爲求成在 中朝爲  
大度事機相湊體統無傷計無有善於此者古人有言需者事  
之賊也願執事爲乘勢之智慧焉倭使業經回津以公臨之必  
當就範法事速定則彼人無可乘之機自不至十分棘手另示  
並悉邵道等業承奏獎上奉 恩諭深佩造就人才之德意日



昨仰蘧小村杏蓀三觀察復以籌匯臺灣軍餉及電局委員等稟請給獎敝處批候咨請台端主政彙案會奏正在備咨間旋得該道等錄批申報知公以辦理臺防轉運出力各員請獎一案業已繕摺發遞不及彙辦批將現稟請獎各員存俟另案核辦惟摺中尚有須核減改擬之處該道等不日卽當遵批改繕清摺呈候核定惟摺內各員同係辦理臺防之事該員等以早登刻章爲榮幸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該道等改獎稟請到日惟求公早爲核定拜發以慰該員等喁喁望澤之心幸甚幸甚

復李中堂

奉二月十九日賜諭知初二日一榆業登籤掌尙有十七日續復一函目下計當入覽矣初二日之信實因蒿目時艱極知不宜長此終古而又無術可以挽之用敢以一腔熱血披瀝於執事之前早知旋轉乾坤手段必有以下慰羣望果於二十三日奉到 恩准停戰電諭不禁以手加額爲天下蒼生稱慶旣感聖朝寬大之德益佩元臣輔相之功造福之期豈有涯量竊以爲停戰者非忘戰之謂也自開辦海防以來將二十年於茲矣從前譯署所謂練兵簡器各條儲之有時至法禍起後而始見諸實事凡將士之孰勇孰怯船礮之孰利孰鈍旣已粗得分際聖人有言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趁此閒暇之時

羨魚而結網亡羊而補牢日力既寬事體自豫設復有風颺之  
警當視此時較有把握豈非事理之至善者若謂一經停戰遂  
高枕無憂包干戈以虎皮不特衮衮諸公義不出此卽荃之無  
似固亦未肯甘心焉翹想盡懷所爲修明整頓之計者必當十  
倍百倍於是願公登高而呼以此義徧告天下世有師曠之聰  
尙當聞絃歌而知雅意何爲以停戰相詬病乎惟雖曰均照津  
約立議而其中操縱酌劑總須百費苦心任事之難荃能喻之  
公處處爲大局計何從盡索解人循誦教言且歎且佩倭事在  
津商辦以公臨之必當就範鄙擬撤兵一節幸不戾於尊指朝  
鮮政府之意亦復如此不勝三歎可見與人家國實非易事世

有一意強題就我不察情僞而貿貿從事者其究也適如俗諺所云喫力而不討好聞之能不寒心竊嘗論之鹿豕之在深山固不能盡免虎豹之殘害若預防其殘害而關闌之豢養之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而鹿豕願有所不願何也未至之禍害尙在或得或不得之數而目前先無以適其性也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蓋深識此義矣鄙意識處慶軍統將似難將就若酌給卹款以示天朝柔遠之德俾不致別生枝節於事體似無大不可之處未審有當鈞意否

復李中堂

昨於初五日肅復寸函其時以修船一事管駕等亟望鼎力成全復爲代干仁抱計日當登台覽茲奉七月朔日賜諭仰荷力持大體採及芻蕘雜誦再三莫名感激承論剋核之敝體國經野大言炎炎眞宰相也唐時劉士安造漕船每寬予其值或以爲言曰必使之有所贏而後乃適足吾船之值代者減之未幾輒朽竄若士安者可不謂識人情而知政體者乎與公言乃若合符節聖人言道千乘之國旣首在節用矣又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豈矛盾耶抑吝與節固有辨耶敢就我公一折衷之前疏何日拜發至以爲念朝鮮局勢恐終須上煩經營外間所傳謂閔妃聞李昰應將歸國恐終不利於己思出家以避之未知

信否又謂公已派員察看其國情形如何然後議遣是應故目下尙在析津亦未知信否鄙意謂是應久在貴泊非樓臺柝棘之囚有飲食供帳之奉目下我已與倭定約撤防若使之仍作寄公自非久計而爲是應者誠忠於朝耶事闇弱之主謀積弱之國久謝事枋歸何能爲則固以放歸田里爲得計否則徒滋其國之紛紛而已昔者吳公子慶忌驟諫夫差不聽旣適楚矣聞越將伐吳復請歸平越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卒爲吳人所殺論者尙病其不量力甚矣積重之難返也派員監國一節於事理固屬未便亦恐無益重兵宿於奉省師船巡於朝洋不粘不脫自係操縱維我之勝算公之代朝鮮謀者可謂煞費苦心

甚佩甚佩星使於初八抵滬云有數日之淹此間或亦不得謂  
爲吹縐一池春水耶歲事有秋自係福德所致額慶無已此間  
圩田之潦未消而山田之土已圻秋陽之酷十倍伏天日來復  
正在設壇禱雨外顧疾苦內省營尤寢食徬徨罔知所措大君  
子何以教之

復李中堂

先後奉到七月二十及二十五日賜諭知前肅各函均經登覽  
輪船修工薪糧得鼎言提倡遂得仍照閩章辦理各管駕藉以  
稍展手足上感 聖慈寬大之恩敢忘執事體恤之賜各口稅  
司請獎一案業經會列白銜入 告其吳得祿一員請加二品

銜並爲聲明從前業已保有三品銜云云好在各節均係譯署  
之意雖與定章未符當不難通融辦理耳前奏南洋快船未能  
撥駐臺灣一摺 批諭所謂仍遵前旨者現始查知因閩中具  
奏澎湖失事情形一摺 諭旨中有澎湖防務亟應實力整理  
所需輪船策應著仍咨商敝處將南琛等三船調赴該處認真  
操練聽候調遣等因閩疏較敝疏早數日入都是以敝疏重煩  
異命亦與舍基滬而歸重澎湖針鋒相對現在三快船或在廠  
修理未竣或裝送遣撤勇丁等差未能卽行一俟各事竣役自  
當遵 旨酌派適省三中丞有咨相詢已告之矣前論朝鮮事  
妄以其臆言之辱承採納慚感奚似承示高麗興廢各節以始



以終之理悖入悖出之機言之使人莫懷善哉覘國乎越南黎阮之已事 祖宗成法具在不得不吾世而失諸侯今日之力量較諸 國初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從井而救人非所能也謀國如我公誠爲置器於安者矣朝鮮安謐如常俄人亦無要約之事此自威福足以鎮撫之抹慰靡言可喻

致李中堂

迭准戶部及海軍衙門咨業經奏准將兩洋海防經費撥歸海軍衙門等因經營方始外間自不能不遵照辦理惟北洋經費各省已不能如數報解而南洋較之北洋尤爲有名無實以關稅言之僅有粵海閩海山海江海四處而浙海及滬尾打狗等

口無有焉以釐金言之僅有江西抵作新餉每月之一萬兩而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無有焉湖北釐金南洋應得之十五萬兩則儘解北洋以抵江蘇應解北洋之釐金而每年尙須由江蘇釐局湊解四萬金以足八成之數凡此下情久蒙洞鑒約計南洋海防經費每年至多不過四五十萬金本屬不敷展布而閩海之款就近截作製造快船工料之費以故報到之數益覺寥寥惟貧家別無可取資亦祇能就此茭茭者量入爲出今忽有全數撥歸海軍衙門之舉明知農部司各省度支海署爲兩洋樞紐斷不至置南北海防經費於不顧而局員皇皇相對愁焉憂之據其所陳蓋有三慮海防經費指撥於各省釐金者

久成畫餅惟慮一歸海署則迫於新令勢將勉力取盈而各省之款亦祇有此數若款彼以益此則他款已隱受其敝卽如江蘇釐金向祇須湊解北洋者一歸海署則須兼顧兩洋如支應等局款項之取資於本省釐金者豈不因此而陰蝕一也外間舉辦海防照新章無論一草一木已須先期奏明立案然猶曰款自外籌尙可一面動辦一面具奏今若事事請款而後辦大繁勢將取厭姑待又慮後時設有缺誤豈能以此卸責二也各輪船薪糧煤油等項已成計授要需刻不容緩無不於海防經費是賴一經輾轉請領慮多貽誤三也眾口交籲請爲和盤托出奏明立案但細譯來文有各省關口釐金洋稅應如何籌解

南北洋各項經費應如何裁減歸併動支之處俟會同商定奏明後再行知照辦理等語是此案尙有下文自應靜待後命未便稍涉冒昧惟局員所慮者亦不必盡屬杞人之憂事宜謀之於豫因思執事本係兩洋領袖而海署諸政亦必取決於九鼎之一言此案尊處是否即行具奏抑係另有辦法統求將大意指示俾作南鍼至南洋爲難情形執事之所深知素來處處仰仗雲蔭或尊摺內能爲代透數語俾敝處將來告窮之時內意得以取信尤感隆情此節業由電請示尙慮電音簡略難道其詳用敢再行專函縷陳惟乞曲加教誨爲望

復岑彥帥

奉三月二十一日賜書以派認協餉一事辱蒙獎借紛綸雜誦  
再三且慚且感貴軍餉項嗣接部咨仍令湊足二千之數復經  
弟照案分派在弟初意以各庫均屬萬分支絀少予豁免俾知  
所派者卽須努力全供實欲勉副來諭核實二字之義大部合  
新舊二款咸欲取盈自係加意邊餉第各庫果能爲淮陰之將  
兵弟何樂自同出納之吝此情當在鑒中惟望各庫皆能全數  
輸將以符部議則固弟所禱祝以求者耳彼族復來求成 中  
朝涵以大度 如天之仁薄海臣民同受其賜適在貴軍連戰  
皆捷之後古人有言疆場之事一彼一此譬諸因風轉舵順坂  
走丸 廟算深沈更寓如神之智蓋不爲一時計而爲時時計

不爲一處計而爲處處計也台諭謂大局攸關敢不欽遵誠爲善喻 聖意者矣惟凱旋以後所有善後事宜尙須蓋籌部署一切勞頓可想溽暑已屆尙乞加意珍攝以慰下私是所至禱

致裕壽帥

昨以南洋應增鐵甲雷快等船需款甚鉅此間獨力難支萬不得已奏乞借助貴省於五月初四日由驛馳陳茲特鈔稿咨達冰案敬求電察伏念長江關繫五省財賦先事設備臨事制勝之用非巨艦不爲功國荃承乏南洋若因無款之故徒然臨淵而羨旣負 朝廷亦愧友朋義之所不敢出者也是以不揣冒昧妄欲以螳臂舉此重任而將伯之呼舍執事及諸公則無所

屬焉此節事前未及先行請命於述疑疏所以然者亦恃大君子共濟之誼體 國之忠必能下慰願望也計此摺不日當可見 旨若 中朝以國荃不足勝其事或 廟算別有良圖敝疏報聞而已則無所需此如徼天之幸辱蒙 聖明俯採見諸施行敝處卽須先舉洋債以作定銀此款歸還之費以及嗣後湊付之費均於貴省是賴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以執事資望久樹各省之標幟一舉一動惟公馬首是瞻若以大力提倡則各省固將競附大君子之高誼而不惜以眾擎交舉之反是以思利鈍迥異國荃仰望之而欣欣過計焉而惴惴心如懸旌驚喜百態惟執事鑒其款款之誠焉古人有言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春秋定公五年經書歸粟於蔡左氏傳曰以周亟矜  
無資論者美之謂亟以其情無資以其物以言今日者痛定思  
痛之情迫不及待之物其輕重相遠豈可以道里計而蔡饑之  
敝在一國尙有不惜以金臂提挈之者况乎關繫五省之全局  
者哉翹盼之切自忘其覲縷之瀆聽焉同日附去請 敕閩粵  
浙江等省通力合作一片並咨冰案以諸公之高掌遠蹠固當  
早計及此而一得之見輒復妄貢其愚亦敢告僕夫之義也惟  
執事不惜教誨之幸甚幸甚

復程從周



再肅者展誦另牋具徵大君子嫉惡之義甚佩甚佩惟不揣冒昧尙欲爲執事更進一解也自庚辛以後爲寺人貂爲中行說者實繁有徒此誠我輩疾首痛心之事第平心而論教養無素馴致走胡走越爲民上者固亦與有過焉若夫售賣煤糧等事蚩蚩者氓不以爲接濟也直以爲貿易之常事而已漢武時匈奴入塞民坐與互市論死者數十家汲黯之言曰愚民無知市賣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與邊關乎其言甚痛武帝不之罪也且事定之後與民更始之時而非除惡務盡之時也王郎之變光武取將吏所與私書盡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又袁曹相持於官渡曹軍將士有通袁者事定後吏請按之魏武曰

當袁氏盛時孤尙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盡置不問嘗歎帝王之大度足以服人卽奸雄坦易之處亦復可愛抑執事第就吾民言之耳當法事熾時各國陰持兩端規鷓蚌之利而任牛馬之走者不一而足吾民可治也以治吾民者治外人目下度尙非吾力之所能及勢將同罪異罰置彼論此是曲法而法存持法而法亡也且卽所謂吾民者城社依託枝節橫生固亦有不

能盡行吾意之時或網漏吞舟而株累者纍纍更將奈何張志均張志瀛一案近已奉到 恩旨吾輩所當仰體 德意以從事若夫食甚懷音則更有道焉聖人所謂子爲政焉用殺也因素叨摯愛不敢以委蛇之談上負垂教苦心知大君子不以爲

罪也

致衛靜帥

頃奉大咨謹將大概各節咨復冰案伏祈電察尙有咨內未盡之意謹爲執事陳之此次諭旨並未指實應將何項用款裁減歸併原以各直省情形不同應由外間自行斟酌辦理以江蘇情形言之誠如明諭舍裁減防營停止協餉以外別無他義第協餉派自大部其久經停解者勿論已此外皆關各省要需部限亦復嚴切或有請改撥及稍減其數者輒難邀允而受協之省分指款相索稍或愆期則緘牘交馳實有難以延緩之勢而江蘇之情形較之他省又復不同有濟餉之省分有濟營而

又濟餉之省分如調粵之毅合四營調閩之恪靖八營餉由甯蘇兩藩司及三釐局支應局協解者是已其王藩司德榜定邊楚軍十營餉由西藩司淮運司分認西藩司積欠纍纍支應局幾於墊無可墊而朗青於夏初呼號求撤亦有迫不及待之勢不得已爲之電奏請 旨奉 諭不准遽撤此項協餉仍須照常認解現在和議已定情形益非前比若長此支放其勢安窮是協餉一節雖未能一概停止而分別核減似屬指日必應議及者秦法家貧子壯則出贅夫旣日出贅則執役於他家而其父母之不必再顧其衣食也明甚江蘇則不然以此省之軍防彼省之地而復以此省之餉辦彼省之防遂至顧人不能顧己

因餉難兼顧先須議裁本省之軍以儘他省之餉此亦事理之不可謂平者已第事勢所迫正令人不得不爾前於四月杪五月初卽與局員議及此節咨內所謂按照情形之輕重以定裁減之多寡者大約吳淞之營裁去二成江陰之營裁去三成鎮江以次一律裁去四成似此辦法既不遽失民望仍可保我要區似屬兩得之道第以該勇丁多隸籍兩湖皖北今年皖北兩湖各處水災異乎尋常哀鴻徧野待哺嗷嗷其在籍之不安分者因覓食維難窮無復之方思乘間竊發若驟添此項遣勇回里適逢其會恐滋地方之隱憂於善後之義亦未圓滿若散之而不遽歸或悉來此逗留省門此時士子雲集人多事雜彈壓

需人尤非闡後不敢議及且此既尙祕密尤尙神速現部署既定令下卽行乃不至別生枝節釀出意外之患弟二十年前遣散所部多用此法行之頗效所以此次未敢輕易宣露者亦不飭局議詳職此之故將來閣下掣銜覆奏時除將已撤者報明外並乞聲明督標各營已與敝處察度情形斟酌議妥次第籌辦內意旣知外間有以報命卽從容次第料理以期消患未萌亦有裨於大局惟大君子不惜以九鼎之言一印證之江南幸甚弟亦幸甚至鄙所見是否有當仍求不吝教誨爲望

復吳子健

承示皖北民情向稱浮動現值地方荒歉各路遣勇紛紛撤歸

彈壓巡緝最關緊要等因上窺仁抱知民間疾苦固無日不往來於大君子之胸中欽佩靡可言喻皖紳過此者亦每言皖北之困較他處爲甚今年之困且較往年爲甚以此間所屬不早則澇雖素稱完富者尙岌岌不可終日該處著名瘠苦情形不問可知感執事愛民之言雖道路傳聞不敢不告竊意該處素稱多盜民窮則去盜也愈近將來之盜將愈多與其費治盜之心何如籌化盜之法可否由執事商之藩司密派穩實不欺之員徧歷皖北一帶確查情形如有疾痛顛連未能上達尊聽者委員爲通其情執事以時撫恤之民於此時易見德耳抑又聞之地方官不能廢催科而但言撫字固亦迫於事之無可如何

如其以實上陳尙望稍寬詰責庶各屬不至深閉不出而委員亦可無怨及朋友之憂造福蒼生益無涯量因執事虛懷若谷用敢畢竭其愚狂瞽之言伏乞涵鑒而抉擇之幸甚幸甚

復衛靜帥

前於月之十八日肅復寸函謹以鄙見上證高明惴惴然深以無當爲懼茲奉二十六日賜諭蒙所以獎進之者良厚感愧欣悚諸情並作而不自知甚矣執事之厚我也甚矣執事之啟我也協餉宜減誠如明諭而來示所云目下外省裁營所省者外省之餉所留者江蘇之軍抑何親切著明一至於此嘗謂因他省裁營而江蘇難以遽裁遂相形而滋詬病然他省裁營而江



蘇依然供餉且熟視而無如何似此情形安所得攬人人之祛而徧告之卽如定邊楚軍一節朗青求撤之請至再至三章門欠解之餉累千累萬鄙意滿望就此入手期得稍蘇喘息藉補瘡痍 聖意未荷允行卽不敢不照常供應然其力則益疲矣茲幸蘇子熙軍門李鑑堂護撫復有請香帥代奏遣撤之舉欒武子之言曰善鈞從眾三卿爲主可謂眾矣望 朝廷之從之耳至於餉項支絀至此本省防軍不敢不撤亦正不能不撤特必須審慎從事者則實有其不得已之故不必以他言之但就鄂省情形而論壽山制府先有各省遣勇道經漢鎮者須先期咨明以便督飭彈壓免滋事端之咨未幾復有散勇若坐民船

到漢須在南岸嘴停泊換雇船隻以便稽查之咨兩件想經並咨冰案迹其重言申明之心蓋惟恐同時屬集應接不暇鄂省如此想湘皖等省所慮大略相同誠未敢急卸一己之肩以遺他人之累况乎或先期播揚或臨行驅蹙則本省先恐不能帖然固靡但以鄰爲壑之禍而已晉時蜀中資遣流民一事因辦理不善遂成李流李特之禍浸淫數十年而未已每一披覽猶爲寒心况乎投石超距之倫帕首腰刀之士哉昔者營平持重卒制羌人武鄉謹慎遂任漢事雖未敢妄擬古人下懷竊嚮往之緣大君子尙不以鄙見爲謬用敢覲縷上陳一得之愚惟希教誨此外或朝端有問或執訊與書更望鼎言一印證之也

復劉省帥

奉八月十七日賜書知七月十七三十兩函先後得登電察昨  
讀咨到 批諭知 聖意未俞開缺之請留辦臺事古所謂委  
任而責成功者卽此義也執事精心果力體用兼備巨細洪纖  
何所不舉翹首下風以觀建樹之迹禱祝無量昨得靜帥信亦  
云卽日可以回節惟聞尙須於馬江小作停頓耳承示派船一  
節極佩體恤之誼惟非載勇及修理一律竣事則雖欲撥赴固  
亦徒抱踴躍之虛願此番開濟奉命赴臺南提案因浪大折回  
未能上副任使初讀教言惶悚無地惟其中似有一綫可原者  
緣臺灣係屬橫洋雖外國老於駕駛之洋人過之亦復懍懍中

國管駕益不得格外慎重而安平一口尤險每值颶風一起怒濤四飛百道銀山喧騰撞擊輪船值之有已望見安平口而回舵者有甫經拋泊旋即起錨遷避者其避也間不容髮稍縱卽逝惟隨風勢之所適而澎湖爲最便故收泊澎湖者爲多澎湖一枯島耳策地險者與金廈並重職是故也來示所謂浪大者臺語謂之湧湧之作也或半月數日不等故臺澎常有經月不通文報之事咫尺之地隔如胡越末如之何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揚子一江蓋不足言矣同治十三年日本之役閩廠安瀾大雅二船皆沈於臺其前鑒也因執事駐節該處用敢本所知者以證左右仍當諄飭該管駕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以仰答提耳之盛意

致衛靜帥

懿旨飭籌旂營加餉一節萬難以空言塞責現在裁營事竣更應趁此時聲明數目奏定立案方爲敬順之道惟江蘇財賦素負虛名若定數過儉殊無以仰副 慈諭且各省情形肥瘠不同就中必有認解無多者 朝廷若以吝嗇之標準歸咎於江蘇則將來用財益多掣肘古人謂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蓋無可如何之詞也弟躊躇數四未敢稍涉計較謹不揣冒昧已於本日會列白銜照認三十萬兩由甯蘇各半分籌每年各分作三批解部極知彼此支絀情形大略相同所恃大君子及司道各

局諸公素著公忠力顧大局必能下鑒助予之請共攄奉上之  
忱慰 聖懷而紓 慈廑耳同日並發去現在各防營分布腹  
地要隘情形一片按照時勢據事直書期 朝廷精悉爲難不  
以不能盡裁見責則受賜多矣摺片稿均錄咨法鑒伏乞不吝  
教誨爲望

復李菊圃

得七月七日惠書承示巡閱邊疆營伍情形殷殷以民不歸農  
爲慮感喟同深自來富強之基首在足食必使民有恆產家有  
蓋藏飽煖之餘始可教以禮義江南承平越二十年荆莽縱橫  
仍復所在多有推原其故皆以患難餘生久拋耒耜曾充兵勇

不肯力田又欣羨於逐末者之倖獲甚至習爲異言異服坐擁厚資遂致一倡百和竟視耕鑿爲迂圖究之倖獲者百不一二而饑渴頓踣轉徙流離者仍耿耿於萬有一遇之遭不思變計老死而不知悔通商處所其風尤熾殊可慨已弟下車之初首講本務通飭所屬地方官實力勸諭總以無曠土無游民爲上考果能奉行勿懈或可稍挽末流閣下邊陲久任恩信已孚異端尙無蠱惑之憂教令自鮮梗塞之患務財訓農授方任能衛文公再造之勳不難復見於今日跂予望之至貴省餉項拮据輾轉於懷無時或釋屢承諄囑源源接濟曷敢稍存畛域之心特當此力竭汗喘之餘深恐無能爲役素叨摯愛定能鑒諒謹

衷耳

致裕壽帥

前以長江水師一事擬俟得見雪帥 批旨後體會 聖意如何再行斟酌會銜覆奏當於十月二十五日肅復寸函想登電察昨得悉雪琴宮保前摺尙在於留中 內意將俟外間覆齊再定可否查此事關係於長江五省者甚大自應卽照前議三銜會奏期得因詢謀僉同獲動 天聽謹不揣冒昧擬成一稿已於本日由驛拜發立詞之體竊附委婉詳盡之義不敢危言聳聽亦不敢不據事直書所願以此愚忱得維成局台端胸羅萬有明燭先機想蒙鑒納至議論有無可採自維謏陋深恐有



玷盛名惟大君子不吝南鍼至爲榮幸

復張樵野

奉客臘二十六夕賜書知前函已登籤掌尊議船捐各節語語洞見癥結誠知己知彼之論幸而有成凡尊慮所及者似皆日後必驗之券維此老成瞻言百里公之謂乎彼族見忌固意中事若卵翼之德不卒其弱者爲魚爲肉宛轉刀俎之上其強者爲蟲爲沙喧擾草澤之中窮極所至似不必盡屬過慮法之於越其前鑒也以天朝赤子寄居他國情已可憫置器之安危或亦當事所應預計及之者不但此也班超有言此輩原非孝子順孫卽使強就範圍將事事責難於使者固亦義之所不可

辭但恐理則顯然而勢有所絀在上者既竭吾力將終以蒿目在下者不遂所請必報以反脣斯時將相忍爲國乎抑遂變前計乎凡若此者似無往而不棘手靜言思之不勝懣懣惟是當軸已意有所動香帥復志在必行爲台端設身處地誠不能不稍謀藉手以報老謀深算當能措置妥貼就中如何入手如何收煞竊願逖聽風聲藉長識力承示粵事藉悉一切昔忠武治蜀蔣琬繼之精力過人治事之暇繼以嘯歌其後費禕以爲難能也氣稟之異於古有之第執此以繩眾人則能至者寡矣台從諏十六日登舟一路福星定符禱祝更祈隨時自玉以慰下私

致吳健帥

與吾軍門過此詢知其世兄已入南陵縣學幸得隸名黌宮與  
吾以百戰餘生年來鬚鬢益斑屢以老疾乞退弟以時艱方急  
未便據情代奏迭函勸勉與吾深明大義卽亦不以爲言而回  
憶當年患難之時目覩近來力疾之狀心竊憐之聞其繼起有  
人老懷爲之一慰談次以此事曾經咨達冰案執事復咨內援  
引各條所以啟迪之者良厚與吾旣悔求教之不早若鳳池見  
奪又覺難以爲情怏怏自陳徬徨無計弟告以執事若可設法  
造就斷無不玉成之理不揣冒昧謹獻芻蕘以待採擇查與吾  
因故里久遭兵燹家業蕩然因而寄籍南陵置有墳墓祭產計

限已在二十年以上曾經壽帥奏明奉 旨允准有案尚非憑  
空冒籍者比與提督等官不能回籍者須奏明請 旨定奪之  
例辦法亦尙相符且長江係新設之缺而每年須周歷巡閱尙  
屆在差缺之間與地方實缺文員情形不同卽與他項實缺武  
職亦尙有間至長江提督節制五省若以情形而論則湖南原  
籍亦在管轄之列並此而避自無是理而南陵並無長江水師  
營汛與芷江同若代爲聲明此義所謂與地方實缺文員情形  
不同卽與他項實缺武職亦尙有間者立說似尙不過於牽強  
卽謂壽帥代奏前摺本有日後倘蒙 聖恩移用他處再當籲  
請改籍南陵之語第人臣進止惟君所命與吾一時未能自離

長江而其子年已長成有志觀光亦未便阻其上進之路事前  
學校之內業經詢謀僉同出自眾情所願就近與考幸而成名  
則 聖朝體恤勞臣當在矜全之列以上各節如卓裁尙以爲  
可擬請查照壽帥前案由執事會同學使者附片入 告聲明  
寄籍一節經壽帥奏明在先此次就近與考業經入學仍照前  
案代爲奏明立案云云重以執事及學使者九鼎之言諒當邀  
允奉 旨以後百喙自息無從再起波瀾豈惟與吾父子渥荷  
成全嘉惠士林逃聽者實同茲頂祝夙諭大君子成人之美而  
與吾以武人經此波折旣不忍爲鷄肋之棄更無計解虎領之  
鈴惶惶之情見之心動恃愛有素用敢代干仁抱上乞轉圓如

荷垂允卽當函達與吾俾得早寬懷抱或應由與吾另備咨文  
庶便具奏亦當轉囑遵照辦理仰副仁施

復裴樾帥

奉三月十七日賜書知二月十七肅復寸函已登籤掌辱以造  
船經費一事旣荷深加體諒復蒙曲賜裁成雖誦再三感慚交  
集竊以貴局爲舟師根本南洋忝隸其濟之末一旦目覩局中  
經費支絀至此瓶罄罍恥已覺惶悚萬分且所成之船固南洋  
必需之物得藉將作之力以壯橫海之觀如其力有可籌益屬  
不敢不勉無如南洋所藉以自慰者僅此各省協解之海防經  
費一款而從前早已有名無實自都中創立海軍衙門以後遂

並此寥寥者而亦失之前函所以躊躇再四妄貢芻蕘者非不知內外情形同此支絀亦謂既奉台命理宜婉轉代謀姑爲無中生有之想蓋請 旨飭撥尙望萬一之有可成就地取財不待再三而已不告也區區愚忱蒙垂鑒至於南洋海防經費就中必不可緩者爲各輪船薪糧一款爲時既久已成計授要需乃自海署行文飭提以後各省既相率觀望南洋亦不敢妄作催符近聞多有徑解海署者此項輪船弁勇遂如嬰兒立絕乳哺局員惶惶相對深知其勢不可終日萬不獲已乃詳請向海署請示以便支應一切甫於前兩日據詳轉咨苦籲撥付幸而得請不過三分之一到手輒空如其不然豈非然眉在卽但

養船一項窘迫已至於此此外整修船隻礮臺妙手空空其勢萬難兼顧造船想執事聞之代爲扼腕也前函所以隱約其詞者誠不願以一寒至此之况重累蓋垂茲蒙提命有加不敢不盡發緘滕仰求垂諒方命之罪伏乞鑒原

復潘偉帥

日來連奉兩書辱承縷示種切藉諸柱躬以公勤過甚微覺違和致有暫乞湯沐之請下風翹首馳系曷勝承示清明節後漸次霍然鄙私爲之稍慰想以盧扁之手自爲消息不難卽占勿藥惟銷假視事以後待理者益多還乞強節盡勳以護起居至以爲禱開採各鑛一疏已於三月朔日奉 旨俞允蓋蓋謨碩



畫深契 宸衷宜夫朝奏而夕 可也而若谷之懷不自滿假  
特寄來洋火藥數十餉囑爲交局試驗公意以爲負薪有廊廟  
之語因之不恥下問俾罄其愚荃翕受至此其誰敢不以正告  
乎奉諭以後當卽飭令此間製造洋火藥局員將所發之件與  
此間所製之成色藥力細爲校驗以副台命茲據復稱此間製  
造洋火藥所需硝磺炭料先爲揀提潔淨和勻過碾凡鎗礮藥  
以碾至四點鐘或六點鐘爲度碾後鋤碎以水力機器壓成結  
塊藥力乃猛復鋤爲粒分別篩光以瀋烘乾俾之全無粉屑尊  
處所造之粗細鎗藥其顆粒大小與此間現造藥粒相同配料  
分量當亦相等惟粒稍鬆似與機器碾壓者有間若僅恃人力

能造此等之藥已爲盡善並經該局用六十五磅礮子每礮各裝藥一兩五錢試放貴處所造者藥力致遠三百四五十尺不等此間所造其礮至四點鐘者致遠在五百四五十尺左右此其大較也竊念貴處甫經製造卽能如此將來益加精鍊不難蒸蒸日上之至於欲銷藥之廣自以多謀出路爲第一義欲造藥之精更以購置機器爲第一義而此間創設洋火藥局歷有年所初意卽爲無須外購以免洋產從而居奇起見嗣因各營咸以爲合用而該局規模尙狹所出不足以應所求復專案奏拓廠屋並添購礮盤多副核計每日所出之藥已足敷用若再謀取資於外購則與從前奏案不符將來報銷必

干駁詰此節自在洞鑿至於承商借款一節南洋從前可恃者  
爲各省協撥海防經費而釐金從無報解之款關稅亦有名無  
實解不足數約而計之每年可得三四十萬金而南洋每年所  
需之數不啻五倍於是捉襟露肘剜肉醫瘡久有岌岌不可終  
日之勢自都中設立海軍衙門飭將南北洋海防經費提解海  
署於是各省關如眾星之隨斗柄百川之赴谷王相率舍外而  
趨內南洋已成坐困之勢昔也數米爲炊今則無米可數矣昔  
也簡髮而櫛今則髮落如禿無可櫛矣他不具論卽計授要需  
如養船薪糧一款厯係取之於海防經費之內者亦復半文無  
措局員仰屋無計搓手而吁日前甫爲據情請示於海署至今

未得復示若不得請竊慮濟濟水犀將索之於枯魚之肆矣北洋水師爲內廷所最注意者而新購之定遠鎮遠濟遠鐵甲三艦甫由海署奏定年撥息借之洋款二十二萬九千餘銀以養之似自海防經費提歸海署以後北洋之窘狀亦復可以想見夫北洋如此南洋何望焉執事欲索文縉於裸壤徵韶奏於龔俗用意良厚惜窘况不足以承之也興言及此輒復愧而自笑至從前議購之機器因限於經費皆如計爨置釜就幅裁衣僅足敷用而已如有贏餘不敢吝也

復陳程初

前復寸牋計登籤閣頃承惠翰如獲晤談今歲淫潦爲災東南

左右毗連數省吾鄉夏間素患西水秋漲則所罕聞乃西水不來而積潦爲患積潦未已而秋漲復乘致令早稻晚禾交失其利當此困窮之際又無望豐稔之收小民何辜使有斯厄幸賴閣下慈航普渡拯卹有差功德及人誠爲無量楊石帥倡捐巨款以廣閣下之鴻施想四境災黎皆可徧沾惠澤方今各路紛紛散勇失業羣歸生計旣艱游民驟集後患滋多尤在閣下與二三君子有以維持也鄙人衰病孱羸猶居高位德薄能鮮至於暘雨不時轄境麥稻所收皆僅中稔幸各郡縣隨時拯濟尙不至大病於民時事多艱補救良非易易旣懍仔肩之重寄復念鄉國之薄收夙夜以思心緒惡劣正不知從何處著手也

復彭鐵嶠

西江古稱多秀傑之士其間以文章事業顯者代不乏人鄙人與閣下鈔一日之知遠荷寄書以相存問洋洋千百言如風之行天以之赴海其勢勃然不可遏卽閣下之知人論世以想乎砥行立名蓋崢嶸乎學識深闕其將以文章事業顯者也書中飾美於鄙人者甚盛愧不敢當所論培元氣以固本根可謂言得其要民爲邦本古訓昭然牧民之官洵不易盡其責至於軍功捐納者患其趨附鑽營科甲者流又徒知鮮衣美食貪鄙者誠不足齒數清廉忠厚者又深居衙署置民事於不問不聞由此言之則盡天下無一良吏矣而幸也閣下耳目之所及猶得

有十賢也鄙人去歲莅任之初時值海氛甚熾軍書旁午於地方吏治未能專意講求比自款議既定以來始得從容就理而衰孱老病精力難周環顧閭閻不無愧慙但於人才之進退則未嘗不悉心考察以求無害於民是則差可自信者耳

致陳舫仙

此間陸續裁撤十四營開哨亦並撤去陳美仙陳再益各爲管帶仍歸星鑑節制初擬令其移紮吳淞乃小村仲芳及滬紳交稟挽留遂不欲重拂所請可見二君之聲名卓著紀律嚴明洵爲可喜惟多方撙節在鄙人已覺竭力殫心而以裕海軍之度支益旗營之餉項則通盤籌算猶多不敷財盡民窮徒嗟仰屋

裁撤長江水師一半之議經彭宮保覆奏力陳不便未能邀  
俞允候各路奏到乃降 旨此間正在辦稿瀝陳下情如允則  
妙如果不允則湘鄂皖吳江面盜賊充盈商賈裹足釐金必至  
斷絕軍餉更無來源患在蕭牆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 內意  
專圖節餉花樣翻新上策者亦輒出心裁往往計利而不計害  
而外間之支絀末由見諒於人若不勉強順從則跡涉顯違又  
將加以不韙事勢若此爲之奈何昨接京友來函言緬甸與木  
商構釁與英接仗緬受損傷又有人言日本與高麗將有爭戰  
之事若能自外調處兩得其平則消患於無形或有以鑿藩服  
之心而無失邦交之道否則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覬覦者效尤



接踵又在意中邊釁再開自強無術恐事之棘手大有甚於去年者矣鄙人前以校閱武闈感受風寒遂至觸犯肝氣日夜作痛乳間舊患亦因之不甯衰病相侵勞辛無益顧安得及時擺脫從吾子優遊於泉石之間退志甚殷亦姑視事機之何如耳

復郭筠仙

十六日布復一函計塵昧察日前奉讀手札並大論一首及鄂商清摺具見我公關懷時局垂愛鄙人無微不至忻感無已張西園不當商意鄙人亦有所聞但如商人所言則不如是之甚至於銷數疲滯數年來各岸皆然似亦時勢限之其咎難專歸於總辦愚以爲今日辦事求其能就班按部卽屬可用之才若

競競以建樹自雄本其矜才使氣之行或且逞其近利急功之  
意事猶初舉而流毒已中於萬人甚至剛愎不回至於潰決而  
不可收拾鄙人知人之識自愧不明而於進退之交則務持其  
平未敢稍參臆見如張道者鄙人亦何所惜哉左文襄大氣磅  
礴其辦事之識力誠非人所易及而於湘岸添設會辦一事鄙  
意極不謂然一事而兩人爲之權勢相埒而意見不同其不可  
以兩立也明矣一淵不藏兩蛟一山不居二虎敗於兩而定於  
一治世之要訣也同城督撫同院試官其能始終和衷者鮮矣  
况一局乎譚心可成靜齋皆讀書有道之君子又係同鄉素識  
之人自入局共事以來遇事齟齬兩不相下積嫌已久幾至有

揭稟之件各執一詞究竟誰曲誰直還以相詰不能指明不過於相識者不便遂是非彼此矣猶幸鄙人爲調停之計調心可來江始得陵阜無形天衣無縫不然不將見笑大方乎前車取鑒不遠此我公之所目擊也鄙人忝司鹺筴凡裕課便商之事皆分所應爲斷不肯稍涉偏私自貽口實謹當就我公之卓論默藏於心訪察其實而更張之摺內所指之弊已去其太甚者矣或不負長者提撕之盛意歟成靜齋居憂讀禮其勢必不可再留鄙人再四權衡惟有仍委江南道員最爲妥協現委許佛珠來湘接辦此人原辦五河鹽局眾論翕然於公事差可放心亦庶幾可饜商民之意思賢講舍惟我公勝任愉快實效徐收

方今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所望老成碩望鎮之以靜不可鼓之以動望維持而力挽之盈虛消長之理本與一心爲轉移實非口舌所能迴是宜廣其坤以容之嚴其離以燭之兼其坎以聽之塞其兌以悅服之則功德之宏同乎三代師儒之潛移默化不獨梓鄉受福無疆也狂瞽之論未知有當高深否

復劉毅帥

頃奉七月二十九日還雲知夏五布函已邀昧察而七月所寄一信未知何日始達竅曹承示新疆餉事執事獨任其難舊欠至二百八十餘萬之多而工役所需部款又不能接濟兵罷用竭何以爲持久之謀各城居民非內地遭戍之囚卽流落無家

之勇加以強鄰逼處防範刻不容鬆遺大投艱於斯已極猶幸  
執事本霍嫖姚之夙望敷班定遠之宏猷德澤威稜感孚深切  
千鈞重負萬里長城西望神馳且敬且佩江南於陝甘協餉鄙  
人承乏三載從未敢稍有遷延區區之情想邀鑒諒近自海軍  
提款以來解歸內用者則涓滴不留而指款付用者則虛而無  
著左支右絀來日大難貮素久叨正不知如何措手滇越界務  
前接唐薇卿來信言其六月初間隨同周閣學由開化移駐河  
口與法正使狄隆副使狄塞爾達魯海士倪思等往返晤商至  
七月初二日始定節略數條大要係先勘現界後商改正踏界  
之時中法使臣各走滇越各地沿界繪圖刻下踏勘保勝至龍

賻河一帶溯紅江上游計程祇一百數十里其餘各處容再會議往勘等語又接馮萃亭軍門來信言有越南義民關玉山李有生等率首夥二千餘人屢擊法兵斬獲甚眾似此尋仇不已法難一日安居或者因勢轉圜界務較易就緒劫剛久未寄信來甯亦未聞啟程回華日期或言其八月十五日抵馬賽由馬賽電請續假一月果爾則約須十月杪冬月初方可到滬當由東道入都矣弟於前月二十日出省閱兵先至揚淮清徐折轉鎮江遞至常蘇松滬沿途平穩於二十二日安返省垣甫卸征塵清釐積牘勞人草草孱軀尙足支持轄境秋稼頗豐甘雨應時亦利播麥民情安謐堪慰盡懷

致劉毅帥

月之初七詳覆一函未知已上登青覽否新疆制作初興經營創始籌畫昕宵不知若何勞動而鄙人遠處南服顧於西陲經略未克稍効指臂之助良用歉然邇來集餉整軍設官建解諸大端自必規模具備竊願先聞其略金軍部下近日情形如何惟冀籌筆之餘不厭精詳揮示一一擴我見聞無任企禱此間大致如常惟節軍食以裕度支整防旅以綏黎庶多方部署頗費躊躇營勇次第裁去七千人安靜歸農所節之餉移以辦理善後通盤籌算不敷尙多目前既難寬舒後顧更無把握時嗟仰屋倍切隱憂 內意創設海軍亟圖自強籌餉選材誠非易

易合肥亦以此爲慮北洋如是南洋不言可知矣長江水師之設當日文正公與衡陽尙書苦心孤詣事事皆由閱歷而來至今十有餘年江上波平吳楚江皖縱橫數千里昔時萑苻嘯聚今則行旅安然平心而論水師之力居多議者不察忽有減半之請前奉 寄諭竊慮窒礙難行頃閱衡陽來牘知已直言不便切實敷陳此舉或作罷論亦未可知也至輪船運鹽運漕各節創斯議者乃道員葉廷眷如輪船運鹽前任沈文肅時已有入建議文肅不以爲然檢閱覆函語語精當此外如輪船運漕照河船回空免稅果能於事有濟何妨曲爲變通所慮利猶未興弊已先見此可知官事之不易爲而成法之不可更也鄙人



重肩久寄求退未能夙夜兢兢時虞顛蹶武闈亦已揭曉轄境以夏秋旱澇相乘歲收歉薄民困滋深際此隆冬舉凡撫輯巡防在在均須加意耳劄剛遠役外洋於今七年芝田尙未起行預計接替之期至速亦在開春雪琴宮保病體尙未全愈粵中報銷尙須親爲料理聞不日可以航海南來勘界星使並轡分馳此事不易措手必須辦理得法邊陲方無意外之虞否則或仍不免蠢蠢耳

致岑彥帥

再前迭次捧讀大咨憲示摺稿並鈔示阮福明之函具悉一是方今時局多艱邊事殷繁經我公碩畫經營佈置縝密使遠人

畏威懷德滇池永靖 朝廷酬庸嘉績自當首屈一指忭頌無  
已周鄧二星使計此時已達滇疆與我公晤商一切相機籌辦  
惟通商勘界關繫全局各處所繪地圖詳畧不一法使所攜難  
保不無異同北圻數省能否退還卽於河內海陽地方通商二  
星使與法使晤談時自必本此立論堅持定議使就範圍聞法  
國所派巴呂人尙和順果能孚以誠信自可得心應手前閱法  
報內有法將古爾西與劉永福往返函商之說嗣聞劉軍已抵  
南甯部眾安靖果爾則法報所稱自是離間之計亦未可知英  
人久佔南緬今圖其北惟緬甸與蜀滇接壤英人圖其北鄙不  
獨屬國受患尤虞逼近吾圉此時事之大可慮者也鄙人遠處

會見事不書才 卷十九  
東南海濱茫無所聞未知尊處近日各情形如何務望籌筆之  
餘詳細揮示一一擴我見聞之所不及無任企禱 內意力圖  
節省花樣層出不窮究之籌餉選材毫無把握此間諸叨平順  
惟夏秋旱澇不時歲收已歉所幸頻年豐熟戶有蓋藏間有一  
二被災之區不過量予撫綏猶無傷於大局近來亟盼祥雲以  
慰農人之望鄙人忝居高位無補時艱求退未能彌憂顛蹶如  
何如何尙求惠我南鍼俾有循守叨荷益非淺鮮

復孫穀庭

來示謂訟獄爲民命所關官多一分盡心民卽少一分拖累仁  
人利溥一言盡之矣至蔓控者立予批駁未然者催勒清釐尤

屬正本清源之論呂惺吾先生云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至  
哉言乎無如刁惡者挾嫌妄控務使傾家蕩產乃得售其吞噬  
之奸胥吏害其株連不聞變產鬻兒務求飽其貪婪之橐有父  
母斯民之責者不必受其欺蔽縱其爪牙但使稍一因循閭閻  
已不堪其擾弟莅任伊始卽以慎重民命培養元氣諄諄告誡  
至再至三各州縣所有詞訟飭令分作上控自理監禁管押逸  
犯五項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按月冊報以備稽考使實心  
任事者不敢湮沒弗彰中下之材亦得有所儆戒不敢蹈綢被  
放衙棋局消日之陋習惟恐積久生玩視爲具文良法美意終  
歸無補殊可憂耳浙東民情獷悍幾成荏蒲之澤刑亂用重典

除暴以安良此火烈民畏之子產終無忝惠人之稱也至於遣  
軍散勇始則招之畝畝之中使不得耕耨置之鋒鏑之際使棄  
其室家一旦兔死狗烹卽欲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並刀劍亦不  
可復得飄流異地囊橐空虛又無有力者預爲之所得以餬其  
口而安其身及陷乎罪卽繩以三尺法從而刑之在上者苟有  
仁人能無內疚惟望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外患不萌內憂皆靖  
務使農有餘粟商有餘財庶幾鈎棘長鍛之儔仍還其服買牽  
牛之業民其有豸乎質之種德之皋陶當亦同此慨嘆也

復劉毅帥

再前月二十六泐布一函未知已達台覽否新疆創立初基政

務殷繁執事籌畫經營大啟宏謨獨任其難然亦煞費苦心矣  
內意力圖節省花樣翻新籌餉選材談何容易屈鄧二星使早  
抵粵省商務界務關係匪輕各處所繪地圖詳略不一法使所  
攜難保不無異同聞法國所派巴呂人尙和順果能加意聯絡  
孚以誠信或可順手亦在意中總之我弱人強人執其柄我操  
其鋒與之相持得毋傷手乎台案已定錫星使本月初五已由  
江陰赴揚假道清淮計臘初可到都門彭宮保月杪由粵起行  
此處已派輪迎迓大約十二月初旬可達杭州鄙人忝膺高位  
久寄重肩毫無建樹心勞日拙自擊時艱年邁氣衰愧乏涓埃  
之報時用悚惶十月二十一夜羣星動盪一時眾星西流西學

則云無關休咎證之以中華之占驗則不免有人民離散之機但願斯言不驗卽蒼生之福也未知尊處亦復相似否金軍部下近日情形如何旁路氣象及俄人動靜均祈揮示擴我見聞無任企禱劉芝田星使在津尙未起程明春杪乃可到倫敦竊計劄剛回華當在夏間矣知注並以附陳

復李玉階中丞

展誦副畢備荷注存歲月如流修名不立願承獎飾勗勉有加循省之餘祇增顏汗方今時局多艱需賢孔亟東山不出如蒼生何卽看簡命頻來重開節鉞爲天下民生造福此則區區所旦夕默禱者也海軍初設大啟宏規宮中定其謨北洋畫

其策從此漸推漸廣立自強之根本爲未雨之綢繆但非餉力  
真有盈餘不能放手大辦越南界務此番星軺遠駕廟堂指  
授當有成算在胸惟前得粵中來書彼族已先背十月初三至  
河內之約疊次電催迄無會議準期又聞法得越地如獲石田  
義黨驛騷驟難安靖而彼族駐防之兵又多不服水土似有完  
璧歸趙之意總之此事終不知如何結局此外俄夷日本各國  
尙覺安靜惟緬甸與木商尋釁致啟兵端近聞已爲英所踞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幹旋之策殊非易易想有心人當亦同此躊  
躇也辱承垂詢謹以附陳

致譚文卿



正月十二泐布寸函未知何時達覽目恙想早全愈毅帥昨有  
信來知伊犁潰軍餉項漸次清釐此時想旋新省雖毅帥恩威  
並用亦深賴執事遠謨碩畫俾軍民懷德畏威邊塞風清韓范  
同時經略固不得專美於前矣欣幸曷極此間風雨以時或者  
歲獲有秋兩洋海防經費撥歸海軍衙門暫時斷難更改嗣後  
款由內領所得不多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已奉 旨飭蘇松太  
道邵小村入都與譯署會議再赴香港開辦如果辦理得法可  
望增添一宗鉅款第慮爲利愈厚則防弊益難越南勘界事宜  
如覆雨翻雲令人莫測究竟現已春深瘴起大約秋末方能定  
議目前祇好作一宕局緬事亦了而不了時艱若此徒喚奈何

張子恆廉訪客秋由江來甯請假歸里未及匝月遽爾物故老友中又少一人良用慨然其二子疊次來稟述及苦况債臺嶽峻無計彌縫兼之食指浩繁幾有斷炊之虞弟再四躊躇公誼私情均難漠視祇得於江西鹽局充公款內撥給津貼銀一千兩大約可了江右公項而於家事猶無補也因思子恆前在甘肅臬司任內尚有未領養廉銀庫平二千八百餘兩倘蒙閣下格外恩施飭司照發或由駐鄂糧臺就近撥給俾資養贍此亦無量功德正月初間子恆之二子來稟苦求比卽將各情形轉咨冰案以時計之諒達台覽務懇我公大發慈悲委曲成全渠等非迫切不敢出此也並乞迅賜施行無任企禱

致劉毅帥

正月十二泐布一函未知何時達覽伊犁營勇經旌麾遙指多方撫恤定臻晏然此時想已振旅而還翹企蓋勞至縈懷想此間諸叨粗順大致情形以一窮字可以包括無遺南北洋海防經費全數撥歸海署嗣後款由內領掣肘更多緬甸之事英人決計滅緬劄力持大義往返辯論彼族始允立王以存緬祀貢中朝如故實非意料所及爲之一快洋藥稅釐併征之案總署與英使威妥瑪籌商數年迄未就緒客秋劄剛在外洋議定正月十四總署請派員赴香港會商開辦奉旨派上海邵道前往會商另由赫派稅司隨往但恐爲利愈厚則防弊愈難

且看會商後各海口辦理得法與否設釐加而偷漏更多則仍屬有名無實越南界務近無的信好在緬事已妥或者較易措手餘無新聞

復陳程初

承示福建山東與敝處集款分賑各邑災黎溥博爲懷權衡悉當並使修隄善後衽席同登非閣下之從善如流細心體察則林林總總何能實惠遍沾厚澤深仁涵濡桑梓至爲佩慰散勇雜處盜竊滋多鄉人書來皆切切以此爲慮人窮斯濫何怪其然地方官獲案嚴懲足以示儆然治其標則有之矣若清源正本則尤賴休養生息之有道也祥雲時降預兆豐穰當此積困

之時惟望年穀順成庶稍可以資補益耳此邦冬春雪澤均幸足霑民氣安和轄境尙稱平順惟湘人之流離於此者不下數千人去歲疊次資遣至費二萬餘元留者猶且不少現在滬上分別資遣亦可謂不遺餘力矣鄙人重寄忝承倏焉兩載德薄能鮮無補於時而衰態日增動輒感冒十餘日不能盡愈鬱鬱居此殊少佳懷退志甚殷亦惟視事機之何如耳

復潘偉帥

李勳到甯捧誦賜書承示開辦鑛務情形祇悉種切並承交來硝磺煤鐵四種囑爲估驗成色查明價值等因當經飭局遵辦去後茲據局員復稱遵經逐件試驗內硝磺兩項成色均係次

等若照此樣就近購買硝價連運費每百觔約銀三兩六錢之譜磺價連運費每百觔約銀二兩之譜查金陵製造洋火藥所需硝觔向在本省徐屬一帶就近購辦歷年配製成藥校驗性力之速率最爲合用今若改用他硝配造其質水性力各有不同考校未能驟準本年係派員前往產硝之區設局收買價賤質良辦理正幸得手以本省之料供本省之用運解甚便久遠可期本無須舍近圖遠現在廠存尙多足資應用當此經費支絀若再添購款項殊不易籌云云第念貴省開採伊始正在廣謀銷路於義於情似不能不於無可代籌之中勉力分購若干以爲撮壤細流之一助如尊處果能將礦務開成請卽照此次

寄來硝磺成色飭辦硝十萬觔磺一萬觔派員運解來甯以便  
飭局再行詳加試驗若專爲此開辦則又不必多此一番辛勞  
耳又據該局稱生鐵係屬白口質性甚硬鋼亦質粗性硬均因  
不受車刨難以適用熟鐵質地尙好惟提鍊未淨下爐歸並折  
耗渣滓十僅得五機器局需用此種熟鐵亦屬有限查平時購  
用湖南熟鐵每百觔計價銀連運費約銀二兩之譜熟鐵以銷  
售民間爲大宗非用機器鍊製分別等差不能暢銷若購置各  
項鎔鍊捲拉機器稍求適用非十餘萬金不可欲求內地暢銷  
非價賤於外洋不可至煤飭一項各輪船機器局向來購用東  
洋所產居其大半每噸約價銀三兩有奇查內地所產煙煤如

山東嶧縣江西樂平等處最好尙嫌其價稍昂而試驗寄來煤  
飭火弱燄輕各處氣爐未能一律適用至工匠工食向以技藝  
之短長定工食之多寡大約十兩至三五十兩不等勢難預爲  
酌定報銷一節均係按照支發各款核實造報云云以上局員  
稟復各節皆屬實情理合據以奉聞惟大君子俯加核正爲望

復譚文卿

再捧誦另牋承示餉項支絀部署爲難情形至爲馳系江南於  
貴省餉需及老湘營餉各款十年以來均未敢稍遺餘力每屆  
年終結數奏報有案想在洞鑒近年以來部中迭有改撥之令  
曰左惟命曰右惟命其不能不遵照辦理者勢也亦理也然昔



人評佛書云傾來傾去固祇是此一桶水此款緩而彼款復急究之棉力何曾稍紓至本年甘肅新餉江蘇兩淮均已解足六成海運節省項下八萬兩一款亦經照數匯解在案區區下忱尙恃以藉告無罪而自設海軍衙門以後南洋海防經費一切提歸內用涓滴無從取資其勢萬難束手以待不得已呼籲於海署請其指款付用乃所指者爲蘇浙兩省釐金皆係歷年不解者兩省將窘情和盤托出則追呼之力立窮來日大難誠未知如何著手滇粵界務昨接彥卿宮保四月十三日一函粵界僅勘鎮南平而兩關地段餘界因該酋畏瘴展期秋末滇界會勘無期越北圻游勇義民分起樹幟法兵雖到保勝而屢爲越

兵敗挫云云又先得彥帥二月一咨以緬人賫投文書內稱備  
貢求援各情彥帥以此事經劾剛與英外部辯論英人已允另  
立緬王在緬既慰興滅繼絕之心在英亦有講信修睦之誼目  
下似未便遽爾加兵該國求援之請似難遽允惟將其原書繕  
呈御覽云云此自老成持重之見譯署作何籌畫尙無所聞  
鄙意相持不已將來餽糠及米必將累及中國此皆時局之大  
可憂者也遙想蓋懷同茲扼腕看花如霧爲老境之常態本  
朝朱文正公晚年亦苦目力銳減見客則扶杖而出杖杪懸青  
絹一方用以拭目然實享大年俗謂晚年五官百骸宜少有疾  
苦靡但因以延齡亦子孫逢吉之券驗之每歷歷不爽證之執

事當以爲知言惟 朝廷倚畀方隆尙乞加意珍護以繫中外  
之望是所至禱

致劉毅帥

二月初二泐布一函以時計之當達青覽弟久任兼圻愧無報  
塞吳中雨暘時若公私差稱順平本年輪應江蘇大閱溯查成  
案出省多半秋以爲期值此整飭營伍之際未便援案展緩隨  
邸四月十一赴津十三出海赴旅順閱水師會操南洋開濟南  
琛南瑞三快輪已於前月二十二到津二十九開往旅順先期  
與北洋各鐵艦操演陣式庶臨時易就整齊此舉事屬創始但  
願大致平安卽爲幸事合肥傅相前在都門醕邸談及 禧聖

之意欲將勦辦粵匪功臣畫像於紫光閣昨已奉 懿旨繪圖  
呈進傅相以所開節略湘軍戰績爲多囑由敝處承辦以便彙  
齊如期進呈頃已分別致函各處索取各位小照寄來以便選  
高手畫史照來單摹做成帙溯自咸豐四年距今事閱三十餘  
稔舊時患難同袍出處異路存歿殊途不無雲衣變幻山邱零  
落之感思之惻然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小村到京後尙無信來  
未知譯署如何妥議緬事前經劾剛婉轉爭辯已有轉機適英  
外部尙書羅斯伯里甫經接任意在盡翻前議劾剛已奉 諭  
旨俟緬事了妥方能回華歸期尙難預決芝田出洋計已履新  
劾剛交卸以後事權不屬措手更覺爲難越南界務勉強開議

仍未定局現夏初瘴深鐵香星使聞已返粵度夏大約秋末再作計議

### 復章鼎臣

頃奉惠函藉悉嘉義縣巨憝就擒盜風滅息從此賣刀買犢賣劍買牛渤海休風不圖再見於今日承示內山番社地阻蠶叢之險人具猱捷之能言語不通政令不及現在軍分三路節節開通馳驅懸巖峭壁之內餐宿炎歊霖雨之中雖武鄉侯五月渡瀘殆無以過臺灣孤懸海外昔則視同甌脫今則恃爲藩籬內患不平外侮何由而禦况深林密箐疊澗重蹊番人視之如履戶闕果能服我教令化其頑殘一旦有事疆場與我相援不

爲敵餌此鼂錯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萬全之策也惟是番社不一勢難周厯崎嶇遍爲鎮撫在我則米糧食物購運艱難在彼則滿地干戈不無驚擾昔諸葛征蠻馬謖謂攻心爲上誠不易之論也閣下雄才大略久厯戎行操縱之機不難逆覩且嘉義勢如破竹旌旗所指自當迎刃立解將見以勞定國鐵柱銘勳直與怪石蠻山而並壽跂予望之

復李中堂

奉三月二十二日賜諭恭譖神機營欽奉 禧聖懿旨敕將勦辦粵匪戰事繪圖進呈等因敬聆之下榮悚無地並承我公諭所開節略湘軍戰績最多特摘鈔十三條寄示飭由敝處雇覓

寫生高手按照單開各條每條繪圖兩分將地形戰狀摹寫大  
略粘貼黃籤注說篇幅一大一小一裝成手卷一裱作冊頁每  
人身段長約四五寸務須毫髮逼真裝潢精緻剋期繪成妥寄  
尊處以便彙齊轉送醕邸進呈 御覽等因渥承指示多方自  
應遵照辦理粵稽往載夙有前聞凌烟徵錢武肅之形唐昭宗  
以旌勳勩別室懸林仁肇之像宋藝祖或寓權謀豈若我 朝  
武功超越前古如 純廟時大小金川諸役諸臣奮其虓虎之  
力恭秉 天鉞以討不庭逮 御樓獻俘舍爵行賞復於紫光  
閣上 特詔圖形所以示戡定之艱難軫尸臣之戮力 聖慈  
汪濊萬禩猶新較諸燕然勒碣之文昭陵鶴表之像蓋有過之

無不及矣至洪秀全以么麼小醜倡亂粵西爲虺爲蛇浸不可  
制盜弄至十五年之久蹂躪及十六省而遙稔惡旣深人神共  
憤其時忠義諸公投袂競起咸思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  
國家剪除梟獍而先兄文正公崎嶇一旅率湘中子弟執戈前  
驅舉宗効命自肅清江面泊克復金陵萬險備嘗瀕危者屢託  
命矢石無意生還倖告成功卒殲大憝此皆上賴 列祖 列  
宗深仁厚澤淪浹人心 文宗顯皇帝十餘年宵旰憂勤慎選  
將帥推轂鑿門發縱指示於上洎乎 毅廟中興元會 皇太  
后垂簾訓政益極焦勞用能大告武成重光舊物國荃適緣際  
會饗竊功名無非上秉 宸謨仰叨 慈蔭而延世之 賞錫



士之榮 恩寵聯翩久慚非分每念 先皇帝神武之遺烈及  
當時患難兄弟以死勤事之迹皤皤鬢髮獨得至今視息人間  
中夜繞床輒不禁感深而泣茲復蒙 禧聖垂光下照念及前  
勞睠茲鼙鼓之聲申以丹青之信 國家覲 光揚 烈不惜  
善善從長而一介書生乃獲廁 國初羣輔之列上感 聖懷  
眷注之逾格重以執事獎掖之過情發函色動不自知軀命之  
所厝也竊以前朝所傳畫苑鉅製其奉敕而成者每令分手各  
獻所長集眾美而成盡善如宮觀之圖則主御容者有人主臺  
閣者有人主樹石翎毛花卉者又有人行幸之圖則主山川道  
里者有人主仗衛者有人主駢馬甲仗帳幄者又有人蓋流連

光景之筆墨其慎重也已如此近來畫史如顧愷之吳道子輩  
誠不多覲第事關進呈 御覽自應遵諭雇覓高手方足勝任  
尤必師古者分手而成之義期成完璧應卽遴選熟於地圖者  
分往湘鄂江西安徽金陵等處勘閱從前戰地先按其山川之  
向背道里之遠近城隘之阨塞水道之曲折一一了然於心而  
後可望其一一了然於手然後按照從前奏報情節分別粘簽  
標明某處爲進軍之地某處爲設伏之地某處爲包鈔獲勝合  
戰殺賊之地其克復城隘踏燬賊巢者仿此此來諭地形之說  
也其摹寫戰狀則督隊者若而人衝鋒者若而人犄角接應者  
若而人於義皆得牽連並繪以獎其血戰之烈仍於每圖附總

說一方敘明是役本末庶幾乙覽瞭然此來諭戰狀之說也而大帥運籌帷幄不皆一一親履行間圖中篇幅有限既無從另立間架若並繪於金戈鐵馬之間又不足以昭核實且圖中人數較多諸人面龐其勢不過渾寫大意而既登睿鑒當以得見廬山真面爲宜似來諭所謂每人身段長約四五寸務須毫髮逼真者應由善於傳神之畫史各繪一像另訂一分並呈以補戰圖所未及但求神似不再點綴景物亦於摹倣上壁並度藏閣內之聖意庶乎有合惟是自粵匪滋事以至今日蓋三十年於茲矣諸臣中其功成名立以壽終以戰沒以勞瘁死者事蹟咸昭昭在人耳目莊武北亭之容君實雒社之像不難

近取卽是其或從軍未久旋卽物故立功甫始便作國殤者蓋亦指不勝屈古人有言激浪之心未騁遽隕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翮英雄無命每一念及未嘗不爲之嗚咽而三歎也當時捷報之內聯輟並書而忠骨久寒子姓不振疇昔之面貌蓋亦靡有存者此苦於無可摹倣者也而現存諸公如雪琴厚菴兩宮保鮑春霆黃昌期劉藩司連捷陳臬司湜諸君雖出處不同而其蹤迹未遠其或羊裘大澤子陵自晦於客星猿臂藍田北平久稱爲廢將者則必須輾轉物色而後得之而終隱不見者想亦不乏其人計此事卽從今日分手趕辦非稍寬時日未能集事約略計之若能儘秋後冬初繳卷便屬幸事鄙意所

以慎重如是者期不至如袁令伯作北征賦敘次未及陶荊州  
致陶胡奴拔刀相刦之患第雲衣已變人琴不存即使竭力搜  
羅將來進呈時恐終不免一二滄海遺珠之憾此亦不能不預  
白於執事者也以上鄙擬各節如尙不戾於尊指卽求就近面  
呈醕邸早日裁奪訓示俾得遵照奉行以仰副 朝廷旌功恤  
勞之德意幸甚幸甚

復游匯東

前奉文正全集辱荷獎飾有加感激之私至今未已茲讀四月  
二十五日賜諭復以河務一事仰蒙提命慤慤公忠之心益令  
人欽佩無地查東省河務自執事持節以後至今又閱數年前

者條陳大疏此間檔案不全未能一一披讀第就所有之卷覆加尋繹於萬難之中求善處之法苦心經營實已畢露紙上卒之發言盈庭無敢執咎遂致河患至今未已馴至年甚一年顧此時艱可勝浩歎查卓議本以徒駭馬頰相持並論其時部議已有異同嗣合肥傅相諸公復有停開馬頰之奏而徒駭分減一節亦卽駭駭作爲罷論此次大豐議覆摺內尙首及之竊以本屆朗帥摺內祇及徒駭部議仍之朗帥係奉 旨勘辦之員他人自未便從旁置喙此節自在洞鑒至朗帥所謂酌分黃流十分之三復入南河一節執事謂爲良工心苦誠然誠然河患蔓延至此得能鴻流順軌同慶安瀾疆吏豈宜稍存畛域之見

惟部文於此節僅就郎帥之說重言以申明之而仍有含意未伸之處 諭旨則謂減水分入故道其中有無窒礙必應再三詳審俾得有利無害以重河務而衛民生於是乎有會商妥議之 諭仰窺 聖意極爲鄭重外間更不能不格外敬慎從事以期藉慰 宸注茲事體大本未容輕置可否而弟於此事素來未敢自信雖曾待罪東河第去任已久桑田滄海今昔情形不同固未能本前十年一得之愚妄策今日之時勢南運河雖在江蘇境內而相去亦遠蠡測之見亦與身歷者有間旣難浪騁負薪之辯惟有上爲將伯之呼奉 旨以後卽函達成中帥崧鎮帥兩處請其指示辦法以代夜行之燭正在翹盼復信間

先蒙執事不遺在遠誨示多方感泐之忱靡言可喻謹當鐫之心版望兩帥復到能與卓見相同則益足藉資渠臬古人有言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竊此事旣奉旨會議自宜詢謀僉同方可入告禱祝之私想早在大君子洞鑒之內耳